〈致，J〉

一如往常的失眠，一如往常的晚起，外頭有陽光。  
滑開手機，翻牆，開臉書，它就這樣靜靜地被擱置在我的頁面正中央，然後，讀著讀著，我就從裡面讀出血來了。  
心臟在翻滾，我彷彿可以聽到妳一邊忍著眼淚一邊在我耳邊輕輕地唸著，那個陌生女孩正在向世界求救，而我在這個世界之內，卻睜著眼睛看著另一群陌生人把她給殺死了。  
那種疼痛好難形容，是那種，假使我認識她，給了她擁抱，她卻仍然會無助地死去一樣。  
我反覆地讀了好多遍，好多遍，我想像她把自己吊死的時候，腦中想的是什麼，掛念的又是什麼，可是最後她還是走了，就像她的遺書一樣，短的幾乎沒有聲音。

她說「我再也沒辦法為了我愛的人跟愛我的人活著了」，最後她是否真正解脫了，再也沒有人知道。  
年初，李屏瑤在《向光植物》的採訪中說，她說，我想寫一個女同志不自殺的故事。這幾年，當世界看起來變得友善了，同性似乎被廣為接納了，可是當我們拉開簾子，才發現那些人只是太勇敢了，不過是冰山一角，而那些被隱藏起來的巨大部分的人，仍舊在被這個社會擠壓得變形，擠壓地破破碎碎的，即使是那麼努力地呼吸著善良的空氣，還是不足以把自己投向社會的眼睛。  
做為一個二十四歲的生理女性，喜歡過幾個人，談過幾場無疾而終的戀愛，即便我早已忘記那些人當初吸引我的美好特質，但是心動的感覺是很難遺忘的。而那說明了什麼，說明對我而言，當年十幾歲的我第一次被異性觸碰、親吻，和幾年後第一次被喜歡的女孩子牽起手來的感覺，是一模一樣的。那種怦然心跳的悸動，何以是因為她是個異性或者同性，不過就只是單純地喜歡著眼前這個人與我相同或相反的一切罷了，這樣的我，到底又罪該萬死到什麼地步呢。  
我知道歧視的門很窄，一不小心就會變成縫中的灰塵，被當成怪物，狠狠地抓住；我沒有辦法要那些人不要討厭，不要恨，不要有偏見，可是當我想起那時候那麼單純喜歡著同性的自己，我好想大聲地呼喊，可不可以不要否定那樣的存在，可不可以不要傷害；因為好多人都在心裡慢慢地死掉，好多人沒有你們想像地那麼堅強，他們只是不想要表現脆弱，因為如果連自己都無法好好地看著自己，很容易就會被你們投注的眼光給殺死掉。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不用用「出櫃」這樣的字眼，不用把自己歸類成在正常人之外的另一群人類，好像生來就跟一般人有那麼一點不同，所以社會要我強調，要我歸納出解決這些不同的辦法，我拼命想，想不出來，因為我想不出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。  
J，當我看完妳的文章，我把它發給了我的同志朋友，我說我好痛，這個世界究竟還要忍受多少個絕望死去的靈魂；他安慰我，告訴我再等等，再等一等，時間過了就會好了。  
長久以來，我看到身邊的他們好好地活著，和我談笑風生，我以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樣子，可是我沒想過在我看不到的內心世界裡，他們來來回回究竟死過幾百次。  
是啊，人生很長，有人說台灣同時還有好多重要的議題需要討論，同志能不能再等一等，之後就輪到你們。可是我好想說，再等，勇氣就用完了，脆弱就來了；他們就老了，在乎的人都散了。  
我從沒想過自己需要為愛上了誰而道歉，可是現實就是，在我身旁還有好多巴比1，我看不見，擁抱不到，也救不了。  
而人好像都是在消失殆盡以後，才會被記得。

聽說妳被火化了，變成細細的、柔軟的灰黑色，至少，不用再假裝堅強了。脆弱也很好，不要再為了別人而掉眼淚了。

註1：源自2009電影《為巴比祈禱》，描述同性戀並不是病，只是一種天性。

作者：王均庭

作者簡介：吃貨研究生，還有，我不是文青。